

文化博览

诗话蟋蟀秋意浓

□钱续坤

“峻壑崇崖出地黄，露凝绿榭阁生香。堪怜一种清幽物，岁岁双秋意韵长。”秋高气爽，蟋蟀这种可爱的小精灵又登场了。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、草丛沟壑，到处都有其清脆悦耳的鸣叫声。

蟋蟀受到人们的追捧，历史极为悠久，早在春秋时就有文字记载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，描写蟋蟀的就有好几处，其中《国风·唐风》云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……蟋蟀在堂，岁聿其逝……蟋蟀在堂，役车其休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慆。”《豳风·七月》则曰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“蟋蟀在堂”与“九月在户”说的是同一时间，也就是天气渐趋寒冷的时候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蟋蟀的鸣叫并非出自它的嗓子，而是在于它的翅膀，翅膀就是它的发声器官。蟋蟀在歌唱时，会一直不停地振动着双翅，左右两翅一张一合，相互摩擦，就能唱个不停。

蟋蟀的俗名很多，如蛐蛐儿、夜鸣虫、将军虫、秋虫、趋织、地喇叭、灶鸡子、土蚕等等，不过古代文人用得最多的别名还是“促织”。“促织”名称的得来，缘于古人听到蟋蟀的鸣叫声颇似织机的穿梭声，又好似催促纺织者快快织布，故取其叫声谐音而名之，借以隐喻激励人们辛勤不辍之意。唐代的张乔就有诗云：“念尔无机自有情，迎寒辛苦弄梭声。椒房金屋何曾识，偏向贫家壁下鸣。”(《促织》)同朝代的郭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：“愁杀离家未达人，一声声到枕前闻。苦吟莫向朱门里，满耳笙歌不听君。”(《蛩》)清代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还有一篇以《促织》为题目的文言小说，文中关于促织的描写，不仅显示出作者出神入化的写作能力、深刻的批判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，而且显示出他对促织的品种分类、生活习性了如指掌，更重要的是，寄托了作者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。

文史精华

一声长啸傲魏晋

□廖华玲

近日读一部有关金庸的传记，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书稿原名其实为《啸傲江湖》，只是后人据其谐音讹传为《笑傲江湖》。不知这种说法有没有考证，不过依金庸先生的文学功底，“啸傲”确实要有意境些，那是一种从心底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。

“啸”是什么？一种歌吟方式，无切实的内容，不遵守既定的格式，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雅、一腔心曲，因此特别适合名士直抒胸臆。说通俗点，“啸”相当于现代的“吹口哨”。在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中，我们读到过“仰天长啸”；在《水浒传》里，我们听到过梁山好汉“啸聚山林”；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“竹林七贤”的砖画上，我们“听到”过阮籍的歌啸，用口哨吹出的旋律“与琴声相谐”。

阮籍，三国时期魏国诗人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其诗歌的最大特色便是隐晦，或许他只有通过“歌啸”这种形式才敢表达自己的思想。魏晋几朝更迭，然而乱世出俊才，众多文人雅士打造了“魏晋风骨”的名片。那时的女人在唱“天无涯兮地无边，我心愁兮亦复然。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”；男人在弹琴饮酒、赏菊吟诗时，时不时飘然脱俗、孤傲轻狂地来一声“长啸”。

“啸”兴盛于魏晋不假，可“啸”却不是魏晋名士所首倡。其实，早在《诗经》里就多次写到“啸”，如“不我过，其啸也歌”“啸歌伤怀，念彼硕人”等。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诗和婚姻诗是《诗经》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，因而《诗经》中描写的啸者也多为女性，且心怀忧怨。女人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，或许只有古代的“窈窕淑女”能为之。不过，“啸”也不

同样是写促织，宋代的杨万里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情感：“一声能遣一人愁，终夕声声晓未休。不解缫丝替人织，强来出口促衣裳。”按照《诗经》的说法，能够听见蟋蟀鸣叫，大约蟋蟀已经来到了床下，蟋蟀的一声鸣叫便能使人生愁，更何况它通宵达旦地嘶喊，不免让诗人心烦意乱；何况这蟋蟀不知道如何缫丝，也不懂得织布，却口口声声“促织、促织”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杨万里的田园诗，清新自然，赏心悦目，而这首诗却难掩对蟋蟀的厌恶和愤怒。

蟋蟀还有“蛩”“寒蛩”“吟蛩”等别称。唐代白居易曾以“促织”为题作诗曰：“闻蛩唧唧夜绵绵，况是秋阴欲雨天。犹恐愁人暂得睡，声声移近卧床前。”南宋爱国将领岳飞《小重山》词云：“昨夜寒蛩不住鸣。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，帘外月胧明。”失落、无奈和惆怅的意境，融入这秋夜蟋蟀的悲吟之中，作者满腔的爱国忠愤化作词句，因此成为千百年来“壮怀激烈”的名篇。古人认为蟋蟀生于秋，得寒则鸣，有的直接称之为“寒虫”；也有人认为，蟋蟀为秋之朽苇，感肃杀之气而生，干脆称之为“草虫”。唐代王维《秋夜独坐》诗云：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。”

古代民间，人们常常利用蟋蟀这一好斗特性，特意从野外捕捉一对蟋蟀，并将其放进斗棚中，以供人们赌斗赏玩，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搏戏。据考证，斗蟋蟀始于唐代，盛行于宋代，特别是在南宋，这种游戏已不限于京师，也不限于贵族，市民也雅好于此。宋代顾逢《观斗蟋蟀有感》诗云：“微虫亦可伤，何事苦争强。百胜终归死，一秋空自忙。吟残庭际月，冷怯草根霜。不入儿童手，谁能较短长。”明代顿锐亦有诗曰：“见敌竖两股，怒须如卓犖。昂臧忿塞胸，彭亨气填臆。将搏必踞蹲，思奋肆凌逼。既却还直前，已困未甘路……”(《观斗蟋蟀》)在这首诗中，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将蟋蟀激烈争斗的场面刻画得十分形象生动，并由虫及人，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超然态度。

谈古论今

趣谈古代的零食

□许海龙

零食，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闲暇之余，享受美味的零食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能带来愉悦的心情。或许你认为吃零食是现代人的专利，但实际上，古人也有属于他们的零食。从果脯到糕点，从糖画到糖葫芦，古人的零食世界同样丰富多彩。

周朝的甘蔗，是古人最早的“天然糖果”。《楚辞·招魂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臞鼈炮羔，有柘浆些。”这里的“柘浆”就是指甘蔗汁。甘蔗里的汁液甘甜可口，不失为一种茶余饭后的零飮品。那时的达官贵人，尤其喜欢将甘蔗糖与酒混合，制成甜酒饮用。这种独特的饮品，既解渴又提神，颇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。

提到古代的零食，果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存在。在各类古代文献中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果脯的记载。据《周礼》记载，周朝时期，宫廷中的贵族们就喜欢食用各种水果制成的果脯。他们将水果切成薄片，晾晒后加入糖浆煮制，制成香甜可口的果脯。这种果脯不仅具有浓郁的水果香味，还带有一丝甜蜜的滋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一书里，更是记载了多种果脯的制作之法，记载“柰脯法”：“柰熟时，中破，曝干，即成矣。”又记“枣脯法”曰：“切枣曝之，干如脯也。”

继果脯之后，糕点也是古人钟爱的零食之一，其历史之悠久，可追溯至商周时期。从先秦古籍《周礼·天官》中记载的“糗饼粉粢”开始，古人就开始了对糕点的发明创造。到了宋代，糕点制作技术达到了巅峰。又因宋代“点茶”文化的兴盛，糕点开始变得精致起来。当时沿街小店，也能制作出诸如“定胜糕”“状元糕”等多种精良的糕点来吸引食客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便有许多关于糕点的描述。比如，宋代有一种叫做“酥油糕”的糕点，它是用糯米粉和酥油制作而成的。制作过程中，先将糯米粉蒸熟，再加入酥油搅拌均匀，最后用模具压制成各种形状。这种糕点口感酥脆，香气四溢，深受古人的喜爱。

古代的零食，不仅美味可口，还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。如糖画，它是用糖浆在石板上绘画，制作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，既有观赏价值，又可食用。糖画艺人凭借一双巧手，将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、花鸟鱼虫等元素融入糖画之中，使糖画成为了古代街头巷尾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在古代，零食还常常被用于节庆、祭祀等场合。如爆米花在宋代的时候，便被用于占卜使用。宋代爆米花叫熬稃，在《石湖集》中范成大曾提到上元节，吴中各地爆谷的风俗，“炒糯谷以卜，俗名孛婆，北人号糯米花”，说的就是当时上元节街头干炒糯米时的景象。“上元……爆糯谷于釜中，名孛婆，亦曰米花。每人自爆，以卜一年之休咎”。在新春来临之际，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，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。

在古人爱吃的零食中，有许多传承到了现代，依旧是零食圈里的佼佼者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一串串红彤彤的山楂、黄澄澄的香蕉，裹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糖衣，既是味觉的盛宴，也是视觉的享受。无论是在乡间的庙会、市集，还是在高楼大厦云集的城市，都有糖葫芦的身影，这是从两宋闪耀至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从古代丰富的史料文字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零食的喜爱和执着。他们用智慧和创造力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美食文化遗产。在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的今天，我们或许可以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，选择那些天然、健康的零食，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，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、民俗来历等，可配发相关图片，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：zzmjzg@sina.com。